



图片①②③:鹤岗景观。

从煤城到生态之城的蜕变

□文/张广玲

鹤岗是依煤而生的小城。之前,只记得它盛产煤炭,直到近年网上爆火的低房价,才让这座小城骤然被全国人熟知。近日,跟随省作家采风团深入探访这片黑土地,才恍然发觉,真正的鹤岗从来不一纸房价能够丈量的。它以绿意为笔、青山为纸,画出了崭新的生态画卷。这是送给市民最温暖的生态家园。



石头里的年轮

在鹤岗博物馆,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静静沉淀于老照片之中:1946年,袁牧之、陈波儿率东北电影制片厂迁至鹤岗,借助简陋设备拍摄纪实影片《民主东北》。胶片不仅定格了战火硝烟,也记录下煤矿工人的黝黑面庞。这座满身煤灰的北方煤城,曾是新中国红色影像的萌芽之地。如果说这段往事是鹤岗历史文化的“软黄金”,石墨与煤炭则构筑了它坚硬的骨骼。

在萝北县云山矿区,登上瞭望塔远眺,可见隐没于山体间的红旗蓝旗,以及一台台如火柴盒般往来穿梭的挖掘机。原石经破碎机碾碎,再经多次浮选、提纯,通过高温纯化,提取高纯石墨与伴生稀有金属,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内新能源产业与航空装备制造领域。鹤岗云山矿区,石墨储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,这一块块不起眼的石头,却是鹤岗人引以为傲的珍宝。不但如此,新一煤矿厂区内,那座36米高的新中国第一座钢铁竖井巍然矗立,用满身的斑驳向我们讲述着历史,七十年间,累计产出原煤逾八千万吨,为东北重工业基地注入了不竭的能量血脉。面对它,除了敬畏,我们无话可说。

这些沉默的石头,纹理间藏着光阴的脉络,每一道斑驳,都是岁月写下的艰辛与荣光,是父辈的汗水,也是土地的哺育。矿脉是这座城市的脐带,喂养着无数家庭的烟火日常,可当资源渐渐耗尽,大地露出疲惫的倦容,空气里飘散着数不尽的尘埃,这座城,像一位走过了壮年的亲人,需要一次温柔的转身。于是,鹤岗人选择用奋斗作答,不为告别过去,只为让故乡重新拥有把伤痕绘成风景的底气。

渣堆上开满花

东山公园的草木茂盛。黄菠萝树撑开宽大的叶子,花椒红果缀满枝头,榆树的阴凉铺了一地。脚踏早冰鞋的少年呼啸而过,推童车的母亲眼中有温柔的光,散步的人们脸上藏着惬意。谁能想到,这里曾是一片煤渣灰海。公园里的一面照片墙还原了这里的从前:20世纪80年代的兴山(东山)矿区,低矮棚户杂乱排布,孩童在煤渣堆嬉戏,铅灰色天空压着整座城,而今这一地块是现在的东山公园,草坪开阔,湖水澄澈,尤其是照片下方一行注解直击人心:经过两代人的努力,鹤岗人把家搬进了公园里。这句话印证了鹤岗转型的内核,宜居宜游宜业,是一场彻底的城市身份重塑。

湖边的凉亭里,一位老人正给孙儿讲故事,孩子仰着小脸儿听得出神,我坐在不远处长椅上,风从湖面吹来,带着水草和鱼儿的腥气。这座公园最动人的地方,不是草绿水清,而是它让人心安,从煤渣堆到大草坪大花园,从铅灰到碧蓝,鹤岗让一座座煤渣堆上开出花来。铁锈与青藤,塌陷与湖水、旧胶片与新面孔并置在这片土地上,互不遮掩,互不否定。这既是一座城的尊严,记得自己从何处来,也知道走向何处去。

草木认得归途

五指山公园入口,木栈道沿着废弃谷地蜿蜒铺展,白桦与山杨从嶙峋石缝里挣扎出来,枝叶层层叠叠,把裸露的岩壁遮去了大半。栈道拐弯处,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石凳上歇脚,我走过去与其攀谈起来,老人说他在新一矿井下干了三十八年,摊开手掌,指缝间的煤渍已淡成烟青色,嵌进皮肤纹路里。“你知道这里从前是啥样?整座城都是黑的。俺家窗台一天擦三遍,抹布拧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。下雨天更邪乎,煤灰渗着雨水,一脚踏下去鞋能沉好几斤。”他说话的当口,风穿过山谷,白桦叶子哗啦啦响。“后来小煤窑关了。塌陷坑都用煤矸石填平,铺了黑土,一棵棵一片片栽上了树。最难的是石头河,被洗煤废水泡了多少年,清淤截污砌护岸,整治了十多年,现在河边柳树都合抱粗了。”他压低声音,眼里浮起光:“去年冬天,野兔子穿过铁路跑进园来,啄木鸟也回来了,‘笃一笃一笃’敲树干的声音,多少年没听见过了。”他认得当年填进去的煤矸石,认得春天最早返青的草坡,他说绿水青山回来了。

截至2025年,鹤岗建成综合公园23座、口袋公园11座,加上各类广场,城区公园总量达63处,300米见绿、500米见园全面落实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3.55%,人均公园绿地15.59平方米。这哪里只是一组数据,这分明是鹤岗人从未放弃的生态建设之路。那些把青春埋进矿井的人,如今把晚年安放在公园长椅上,看着自己的孩子、孩子的孩子,在曾经堆满煤渣的土地上追逐奔跑。所谓“美城”,从来不只是风景的美,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心里有了一份踏实的、可以交付明天的安澜。

烟火深处的光

夜色从楼宇缝隙里渗出来,老街上的烟火气却正旺。红矿厂的招牌还留着矿工食堂的老样子,店主手里翻着竹签:“三分熟,得旺火,快了才嫩。”肉片薄得透光,在火上过一趟,边沿卷起焦色,中间粉嫩,蘸上湿料往嘴里一送,味蕾极大满足。他一边烤肉一边念叨——那些年,人从黑漆漆的巷道出来,嘴里的煤尘尚未漱净,就着粗盐和辣面子吞下几个肉串,冰啤酒一开,再累的乏都解了。我捏着竹签,指尖发烫,这热乎气儿,竟是从地底下几百米深处升上来的,穿过岩层岁月,落在今夜这方小碟里。桌上蘸料包印着“比优特”三个字,鹤岗市文联的老兄说,这是鹤岗本地长出来的买卖,九五年开出第一家店,如今摊子铺到东北各地。那些串好的肉、调好的料,借着冷链车奔赴四方,把鹤岗的烟火气带去了异乡。不但如此,连喜家德的饺子也是从鹤岗地界走出去的,如今,全国连锁店遍布各地。

我望着满街灯火,不由得心生感慨。这座城里的人身上有股子劲儿,底下挖空了,就往地上长。长出超市,长出饺子铺,长出实打实热气腾腾的烟火气。年轻人在路边举杯高谈阔论,聊石墨、聊康养、聊跨境,嗓门敞亮,眼里有光,那是属于未来的、毫不迟疑的笃定。

手机相册里存着照片:苍鹭单脚立在浅滩;炭火小串将陌生人的笑脸映得通红;扎羊角辫的小丫头举着画纸喊——她画了枚“绿色的太阳”。那轮“绿色的太阳”在我眼前晃,不刺眼,倒像一汪浅浅的湖水,映着天,映着地,映着亿万年前沉睡的光。我不知道住在公园边上的人,夜里推开窗嗅到的是湖水的清汽,还是矿井深处石头的呼吸。但我知道,此番回城,行囊里揣了些说不清的东西,却足够我在往后许多个寻常日子里忽然地想起什么来。

我合上眼,那轮“绿色的太阳”还在,不升起也不落下,就那样轻轻地、稳稳地,亮着。



阅尽山河 最爱故乡

□文/王秀艳 摄/秦旭光



雨后,风裹着葳蕤草木的气息,我漫步在绥棱林业局这座独具特色的林城。在满城浓荫叠翠间,慢慢读懂了这座小城从伐木谋生到护绿兴业的蜕变。

沿着路旁茂密的林荫道缓步前行,便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文化园。放眼望去,满目生机。造型别致的草坪上红花粉蕊开得热烈,挨挨挤挤簇拥一处,好似久别重逢的少女,笑语盈盈,明媚鲜活。这一朵仰着粉嘟嘟的脸蛋,迎着风轻轻摇晃,带着几分自得;那一朵半开半合,悄悄舒展裙摆似的花瓣,藏着几分羞赧;盛放的花枝层层翻卷,仿佛倾诉着柔柔心事,清甜馥郁的花香在空气里弥漫。

花园右侧矗立一方浑厚的天然景石,石面镌刻飘逸行书墨字,粗砺质朴的石材与柔媚繁花刚柔相映。山林秀美与人文笔墨相融,最是林区小城独有的静谧与雅致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路旁静静铺展的“九牛爬坡”浮雕,仿若一卷被晚风轻轻掀开的旧书稿,早年拓荒者辞别故土、开山建城的艰辛场面扑面而来。群牛一字排开,躬身聚力、协力攀登,将林区人顾全大局、敢扛重任、迎难而上的品格具象开来。我凝望着,任思绪翻涌:这份镌刻在浮雕里的精神,不正是小城薪火永续、行稳致远的底气吗?

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垂落下来,在石凳上投下大片晃动的光斑。几位白发老人围坐一起,那些关于奋斗拼搏的往事裹着岁月沉香,随清风缓缓流淌。孩童追着翩跹蝴蝶绕圈奔跑,脆生生的笑声像一串银铃,在空气里漾开圈圈涟漪。连枝头的麻雀都停止了鸣叫,歪头静听这满园欢喜。我禁不住感叹:正是前人奋力拼搏、舍身守护,才有如今万家祥和、满城安谧。

从文化园往北走,道旁碧桃早已结出青涩小果,浓绿枝叶层层蔽日,远处那座“金钥匙塔”蓦然撞入视线——棕褐墙面搭配蓝色玻璃的楼身,如同一把倒立的金钥匙,笔直刺入澄澈蓝天。楼体错落轮廓,恰似钥匙柄利落的棱纹,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。

这座六十多米高的楼宇依绿林而立,内里藏着万般光影:孔子学堂的墨香、养生馆的轻音乐、3D影院闪烁的光影,都裹在这把“钥匙”里。最妙的是登上顶层露天台,脚下是小城恬静的烟火,远处是苍山翠岭铺成的连绵画卷,身心皆融于这片温柔山水中,只觉舒畅自在、平和安然。

夕阳西下,循着悠远的汽笛声,我走到钥匙楼东侧的森林旅游小火车站。盛夏时节,旅游小火车客流激增。冠名“抗联号”的复古蒸汽机车经提质改造,早已焕然一新。为更好地适配亲子出游与研学体验,车厢增设童趣装饰与光影布景,怀旧韵味与亲子趣味相融相生。站在铁轨边,落日将“抗联号”铜色车身镀上一层厚重的暖红,心底骤然被莫名地触动。车轮碾轧的“哐当”声混着风中遍野稻谷的幽香,丝毫不觉嘈杂。

小城最热闹的去处,莫过于旅游小火车站南端的鼎盛园广场,一城生机大半汇聚于此。广场中央,一尊六米六米高的金鼎稳踞层叠高台之上,通体鎏金,落日余晖里泛着柔和的光泽。它以厚重敦实的姿态,古朴大气的韵致,默默守护满城的朝夕烟火。

暮色将临,茶余饭后的人们最爱来此处休闲。音乐响起,整个广场如同撒了把欢腾的种子,顷刻间尽是蓬勃生气。广场舞的调子踩着鼓点漫开,裙角扫过地面牵起微风。人们眼角眉梢漾出来的笑啊,比檐角挂着的灯笼还暖。忽有铜锣“哐”地炸开,秧歌队的彩绸又旋成流动的虹,五彩扇子跟着节奏翻飞。老汉的旱船摇啊摇,活像水里游动的鱼,引得围观群众掌声不断。

晚风轻柔地拂过脸颊,带着家乡绥棱特有的草木清香,让人浑身松弛、舒爽。石板路上的脚步声,和记忆里的画面重合,心头踏实熨帖,满是故土温情。原来,最美的遇见,从不是远方风景,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,以及土地上生生不息、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

睡了好几觉儿,才开始望见山坳中那片湖光的轮廓。

第一次见到二龙湖的震撼至今仍清楚地留在记忆中。那湖实在是大,远远望不见尽头,水呈极深的绿色,宛若一块面积广大、能呼吸的翡翠。岸边的沙子是细密的,走起来很柔软。远处有两座山,其形状正像两条龙的脊背,确实和民间传说一致——左边是龙、右边也是龙,各守着此处的湖水。老师称此为二龙山,传说山上有龙、水中藏龙,所以湖水才这般灵秀。

我坐在岸边观察水面的波纹,阳光在水面跳跃,亮晶晶的,使人一时睁不开眼。空气本身有种清爽的味道,虽不知是何物所成,却让人呼吸格外舒畅,仿佛上一个季节所受的闷气都已被湖风一扫而空。

爬山是午饭以后要做的事情。老师带我们按土路的方向向上走,两旁所见的树多得数不清,有早有矮、有密有疏,红松、柞树、桦树诸般种类,我不记得全名,但它们的气味很熟悉,松脂香、泥土味、某种野花的清甜同时存在,一嗅便觉得提神。行至半山腰又见有野兔出现,灰色的毛、竖着耳朵的家伙,刚看到我们就立刻逃得无影无踪。老师回头说要慢慢走,别太快,但没

人理睬她,此时大家全像脱了笼的鸟一般自由。

山顶过去有个旧亭子,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造的,当年我们几个同学就挤在亭子里朝下方看,正好望见二龙湖的全部,它像一面极大而平的镜子,反射出耀眼的光。

最不能忘怀的倒不是上山时的那段路,而是下山后那顿午饭。大家各自拿出所带的干粮放在塑料布上,有馒头、咸菜、煮熟的蛋、烙饼,有的同学又把自家腌的酸黄瓜带来,一揭罐子酸气就扑到鼻尖上。老师忽然拿出一条大花鲢,又向靠湖看鱼塘的老乡借了口铁锅,用湖边的干柴生起火把鱼炖起来。我平生所遇的铁锅炖鱼没有比这更美味的,鱼嫩、汤清、有味道,里面添了粉条及豆腐,汤水咕嘟着泡儿,香味随风能传到两里外去。每人拿搪瓷缸子蹲着喝鱼汤,不言语,腿帮子都是鼓的,只有碗筷相碰的声音。喝完之后嘴角还沾着油,抹抹袖子便开始疯跑。

那天回来时太阳已向西倾斜,湖面被染成橘红色,景色极美,叫人不忍马上离开。坐的是大客车,靠窗而立,望着远处的山一点点退去、缩小,最后化作黑点,

隐入傍晚的天际线中。车里没有谁开口说话,全都疲倦了,倒向一边睡成一团。

之后又曾有几回到二龙山游览,一次是高中毕业那年,另一次是成年后陪父母去。现在走的路没有以前难,景区已规划得较完整,有缆车,有栈道,沿湖而建的农家乐一连串地出现,招牌介绍多数说的是铁锅炖的菜。但不知怎的,总缺少一点什么。湖水没变,山还是原来的两座山,可今天以新式观景台为立足点来眺望,就无法回忆起从前那个坐在湖边、用鱼汤解渴的小男孩的情形。

以前听人说二龙山已被列入“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”,到过年时扭秧歌、杀年猪一类的事也还存在,很热闹。我为它感到高兴,对某地有记忆、有人关心,本来就是好事。不过就我内心所知的二龙山来说,一直停留在小学五年级初夏的状态:风清冷、水碧绿、鱼汤热乎,而那时的孩子,永远长不大该有多好。

电话里老同学最后说:“啥时候从南方回来,咱们再去一趟呗,带上孩子。”

我嘴上虽说是“好,好,好!”可心里明白,人这一生,有些地方能造访一次,就已经知足了,再想造访,可能会因生活中诸多不确定因素无法达成。

□谢华

